



坊記集傳原序

黃道周

臣聞之記曰禮禁亂之所繇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棄之者必有亂患亂患之坊莫大於春秋聖人本春以立禮本王以立刑本天以立命命以坊欲刑以坊淫禮以坊德三坊立而亂患息亂患息而後禮樂可舉也易之立坊始於天地以天地而正父子以父子而正君臣以君臣而正夫婦詩始於夫婦春秋始於

身言集傳 月  
兄弟三始雖殊其以坊德坊淫坊欲則一也左  
氏以春秋之亂魯始於羽父終於三桓晉始於  
曲沃終於六卿故於鄭伯克段之章首明其義  
以爲寵祿不過都城有制爲立坊之要領因而  
推於桓莊文宣之間外釁所從入內慝所從出  
歸重於別微明嫌爲立坊之要歸坊記因之以  
端源於禮制鄣流於淫欲先之以敬讓衷之以  
孝悌終始於富而不驕貧而不淫以爲君臣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所繇正雖其所稱引不過

楚喪晉亂吳子三事而於以定君臣辨夷夏正  
妃耦春秋千七百餘事其大指盡於此矣蓋當  
時夫子旣作春秋諸子莫讚一辭退而窺其意  
義不過以扶綱出條明堯舜之道闡文武之憲  
其大者在於喪葬婚娶其細者至於車服飲食  
登降揖讓皆示之以節受之以制是天地所以  
生成萬物之義也春秋以生成萬物爲天地之  
大禮禮失而流於刑刑窮而反於命故先別其  
條貫以坊之而春秋之義例亦從是以起宋淳

化至道間嘗以坊表二記頒賜廷臣今禮學備  
在學宮而習者相沿爲曲臺遺言無復知爲春  
秋義例之所從出者故復略舉大意使相屬比  
引伸觸類後有以究其指歸焉

坊記集傳目錄

上卷

大坊章第一

去亂章第二

已畔章第三

章別章第四

盍旦章第五

遠害章第六

人浮於食章第七

貴讓章第八

作讓章第九

可託章第十

酌言章第十一

讓善章第十二

作忠章第十三

作孝章第十四

敬美章第十五

下卷

微諫章第十六

睦族章第十七

敬辨章第十八

敬老章第十九

追孝章第十九

食義章第二十

敬教睦章第二十一

卒事章第二十二

不貳章第二十三

先事後祿章第二十四

遺利章第二十五

別嫌章第二十六

厚別章第二十七

辟遠章第二十八

親近章第二十九

附錄坊記春秋問業

坊記集傳卷之一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大坊章第一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禮者天之教也刑者天之制也命者天之令也王者本天百姓本王聖人因天與王以立其坊損益百世以爲春秋春秋五始皆以明禮糾刑申天之命也命始於元年行於春申於王發於正月著於位順者爲之禮逆者爲之刑因人之性無有不足其

有不足者情欲泄敗而末流自墮也聖人以性坊情以命坊性察其原始而救其末流故為三坊以著於春秋春秋之禮有郊有禘有朝有聘有燕有葬有祀有饗有親迎有即位有從王在內者正始為大在外者從王為大春秋之刑有去爵去名去氏有伐有殺有執有刺有放大者弛之諸侯細者弛之於盜在外者坊及盟主在內者坊及小君亦唯是天子所命禮王所命刑也天王所命本於無欲故無欲之為天有欲之為人無欲之為王有欲之為霸春秋以是三者襲等百王治當世之諸侯大夫故知命者足以立禮立禮者足以去刑去刑者足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也易恆言禮書恆言刑詩恆言命夫子兼取之以為春秋春秋以命歸天以刑歸王以禮歸聖因三者而為之律度權衡是樂所繇起也樂生於律律生於春秋春秋立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其四始而不書即位是禮以坊德之始也禮元妃薨則繼室為夫人隱公出於聲子也而隱公推父之意攝位以俟桓公既攝位以俟桓公則必貶毋以尊仲子既貶毋以尊仲子則必不可一日與於會盟宗祏之位故隱公之為禮不足於德其為德不足於禮也然則桓公即位乎曰未即位也未即位則誰為喪主曰皆攝也攝則必有嗣主猶周公之復子也而宗祏盟會皆稱曰公故公非攝也非攝而不即位為文者也春秋不以文滅質故於隱公缺正始焉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使賵仲子則仲子未為夫人也未為夫人而賵之則仲子得為夫人也仲子得為夫人則隱公必沒尊其繼嫡生緇其慈毋故為舍之既則於是始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是春秋之與聲子也沒者從夫必曰仲子生者從子必曰夫人天王不以夫人賵仲子通國不得以聲子讓夫人故公有讓而夫人無讓公有攝而夫人無攝也則安得以整子之夫人為仲子之夫人也

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春秋開卷而有疑禮者四焉攝之非君也賵之非死也子之疑夫人也君之疑男子

也然而皆質質則無疑之矣仲子非沒天王不賵已為夫人不稱仲子為隱公毋不讓夫人此三者天下之至質也隱公不即位則不以其妻祔廟不以其妻祔廟而不得其妻稱君此一者天下之至文也文質者德禮之所從出也隱公以泰伯之文行周公之質不得以泰伯之質還周公之文春秋於此有所不足也而有所不足而後坊之坊之如何曰七年而讓讓而終老讓弟之與復辟夫固有其家譜矣

五年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考宮則近於別子也初獻則近於殺也夫猶以為仲子也舉妻從君舉毋從夫人正廟從親別廟從貴隆禮從今殺禮從古隱公自以為精於禮也而狃於德故為德而



不足以坊禮猶為禮之不足以坊德也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與夫弒一也宣公未滅矣而其詞同何也夫皆責王也王雖不討而恐有為王討者則必以王為詞故以公與之則亦公之天也夫不即位者不猶得天乎故隱莊閔僖皆得夫四始之正也不得其正而王不正則將假天以正之故為之者王焉耳

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未歸舍且朔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猶是夫人也襄王得以與成風則桓王亦得以與仲子桓王與仲子則隱公不得尊聲子隱公既以紕其毋夫人則不得不紕其君夫人故文公以其夫人紕於敬羸敬羸以其夫人上於哀姜是亦有王也而謂時王之不足以紕滕侯者過也

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吉禘者未可以吉禘也去莊公之喪二十有二月通祥而稱吉禘子般也於子般無喪於莊公稱祥則亦可以吉矣禘者祀祭之通稱也禘祭之禘必於太廟吉祭之禘則於莊公於莊公則可以六羽矣然必八佾者八佾之制不自莊公始也然則何知不為禘禘也曰不曰致莊公而曰於莊公也然則莊公非始僭者與詩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丹楹刻桷自莊公始也曰朱干玉戚白牡騂獮亦不自莊公始也

僖公八年秋十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是則禘祭也禘祭而致夫人崇姜氏也崇姜氏者何霸王之女與於廟事副禕薦盎出於西房夫有天子之禮樂焉猶哀姜之用幣也然則夫人不可致於太廟乎曰禘太廟則志在太廟致夫人則志在夫人也然則夫人之不稱姜氏何也曰致夫人無所致氏也然則是禮與曰禮也夫猶有侈心焉又明乎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則非禮也太廟之致夫人則亦謂此也

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丁酉郊不從乃免牲

猶三望

公羊子曰三上禮也四上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上郊何以不上郊非禮也上

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穀梁子曰夏四月不時也然則元冬孟春魯可以祭乎左氏曰禮不上常祀而上其牲曰牛曰日曰牲牲成而不上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然則不上而可以郊乎曰有其舉之舉不為創人而疑天其天則從魯之有郊不自僖公始也其疑郊則自僖公始也其疑郊則自僖公始也其疑郊則以太廟準於明堂郊則以闕宮等於元丘以明堂享周公則魯公可以配以闕宮享后稷則魯公不可以祭不可以祭而後疑之疑而後上之疑而後四之然則以後之上者皆疑乎曰僖公疑先公者也後公疑僖公者也然則不疑而舉之是乎曰向為其不疑而舉之也頌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未有

殊錫焉與其不疑而舉之則何如不疑而  
 曠之也故僖公之疑先公是也後公之疑  
 僖公則不是也然則三望是乎曰南望衡  
 霍西望華首北望恆阿則不是也若泰山  
 河海則未為不是也頌曰泰山巖巖魯邦  
 所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  
 來同言十六年于淮之會也僖公以齊桓  
 愛皆九合諸侯再從晉文經略諸夏兩郤  
 楚師再朝王所宜其功有可稱者而以郊  
 師二事為儒者詆譏考其從來固已久矣  
 疑而卜卜而不舉在僖公之禮未為壞德  
 也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咬卜牛牛

死乃不郊

何為其言之厲辭也宣公繼子赤者也子  
 赤甫二年天王之崩甫二月而率舉之故

為之厲辭也厲辭則大其坊不厲辭則不  
 大其坊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麇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夏五月不郊猶三望言猶者通可已之辭  
 也穀梁子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亡乎人  
 則天矣故君子於禮知刑亦於禮知命也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瀆則不告已遠於君子矣不違龜筮則猶  
 未遠於君子也

十有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是何用之日不卜而用之也用則不卜卜  
 則不得用或曰春卜也卜以九月上辛而

遂用之夏正七月也天王郊以正月則魯郊以七月魯之重秋嘗也先郊而後禘以夏正寅月佩弓鞬建龍旂以祈穀於南郊以周正申月載嘗福衡祈成於明堂魯於春秋擇取一焉謂之春秋故春秋者郊社禘嘗之祚也然則是禮與曰蓋有是典焉而世一用之然則成公之為之何也曰是歲也公會尹子單子五國伐鄭盟于柯陵歸而張之夫以蓋沙隋之耻則亦舍茗丘者之為也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然則魯之用郊專為祈穀也專為祈穀而春秋非之何也謂其龍旂大輅用天子之事也然則是誰為之季孫宿之為也季孫新嗣而見

討於晉歸而張之亦猶之茗丘也

定公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

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哀公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

四月辛巳郊

夫是則郊可不用也而猶歲用之春秋舉其不用者而遺其用者以是見刑亦以是見禮以是見禮亦以是見命故禮之不足坊德者聖人有所不取也然則昭公可謂知禮乎左氏曰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未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女未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

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它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公羊子曰：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弑之，如何？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父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于王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夫雉門兩觀，亦不自昭公始也。禮失以漸而德敗，以頓故君子防之為貴也。

然則春秋誰為知禮者乎？曰：具鄭子產子太叔楚觀射父乎？子產卒于太叔為政黃父之會，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

是儀也，非禮也。問子曰：敢問何為禮？對曰：吉也。聞之先大夫子產曰：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婭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顯其震耀殺戮為溫慈惠和。以効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顯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合，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於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夫天地之

性是以長从故如子太叔之言禮則通於  
命矣禮之與命非二物也是所謂哀樂之  
節而中和之本也  
楚子期祀致牛組於楚子問觀射父  
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太  
牢祀以會者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  
以少牢祀以會者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  
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  
以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大小何如對  
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  
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  
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  
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  
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  
匪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齋聲  
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楚子曰祀  
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  
家定百姓也古者先王日祭川享時顯歲

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  
子徧祀羣臣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  
土之山川鄉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  
祖日月會于龍豷士氣舍收天明昌作百  
嘉備舍羣神類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  
乎嘗祀於且乎合其州鄉朋及婚姻比爾  
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姁其讒慝合  
其嘉好億其上下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  
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  
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  
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  
其盛况其下人誰敢不戰兢以事百神楚  
子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  
王正端冕以不違心帥其羣臣以臨監事  
無有苛慝於神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  
地民及四時之務謂之七事是射父之言  
祀猶未及於禮也又以天地三辰濫諸侯  
之祀然已得其意足為民坊故世之知禮

者不衆也

然則齊桓公可謂知刑乎殺我姜氏不阿其親於是慶父燼於莒曰姜氏襄公之屬也我桓公之夫人非桓公所得而殺也且慶父未戮而戮姜氏非所為令也召陵之會執轅濤塗以為扉屨之不能討也楚伐江侯之讒焉晉滅虞虢而不能討也楚伐江黃而不能救也然則春秋皆刑也無復知刑者與魯之兩刺皆哀也諸侯之殺其大夫者無數而皆不得其主名

然則春秋孰為知刑者乎曰公子及未向楚子其可謂知刑乎季及既酈未牙越在陳國人召而歸之共仲出奔莒共仲以為季子歸不吾討也而季子竟討之召於莒使奚斯哭之共仲乃縊而死故季及為政而酈一兄殺一公子使齊桓公不敢有其姊妹故季及可謂知刑矣羊舌鮒者未向之弟也邢侯與離子爭田離子納女於

鮒以求直及

獄之日未魚抑邢侯邢侯

殺未魚與離子

於朝韓宣子患之未向曰

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

如何對曰鮒也鬻獄離子賈之以其子

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夫以回鬻國之中

與絕親而置直非司寇而擅殺一也遂施

邢侯氏而尸未魚離子於市故未向可謂

知刑矣宣公十一年冬楚子伐陳謂陳人

無動吾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

轅諸栗門以徵舒之惡親殺其君踰年莫

討而楚子討之楚子不可謂知刑乎而春

秋黜之以為楚人何也株林之亂罪在靈

公及公孫寧儀行父靈公已弑陳國已滅

而楚人不討二子又納之於陳是春秋所

謂楚人也然則春秋之刑如何曰春秋之

刑察其源而大其坊者也察其源而大其

坊如何趙穿弑君而趙盾不禁則趙盾之

罪浮於趙穿鄭子公弑君而子家不禁則

子家之罪浮於鄭子公

子家之罪浮於子公謂趙盾之足以制趙  
 穿子家之足以制子公也然則春秋不畏  
 逸賊與曰畏逸賊也畏逸賊則齊商人之  
 死不討歟職莒廢其之絀不討莒僕晉胥  
 童之絀不討樂書鄭髡頑之卒不討子駟  
 楚子麋之卒不討棄疾蔡侯申之卒不討  
 公孫翩者何也曰各有取之也以國者與  
 國以人者與人存正者去疑存大者舍細  
 然則春秋諼獄與曰何為其諼獄也出樂  
 書而入趙盾出去疾而入歸生出于駟而  
 入子干出陽生而入陳荼出莒僕而入許  
 止也曰是天制之非人所能定也不明禮  
 不足以明刑故聖人重言之也亦其言禮  
 而已矣

然則邾文公可謂知命乎邾文公卜遷於  
 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  
 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益  
 也民既利矣孤何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

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苑之修短時  
 也民苟利矣吉莫如之遂遷于繹遷而邾  
 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夫有知命而從宋襄  
 公用人於社者乎命者春秋之所罕言也  
 春秋以命與王以王與天謂王足以命禮  
 則書王以命與仲子成風謂王足以命刑則  
 書天王殺其弟佖夫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謂王足以命命則書王使榮未來錫桓公  
 命故以命與王以王與天聖人於此亦未  
 有定也亦曰與禮而已矣

然則春秋孰為知命者乎曰皆在於周室  
 其人無事諸內而道古本天稱王足以炤  
 四方之善敗若內史過內史興單襄公劉  
 康公其人過曰是固之乎對曰有之國  
 問於內史過曰是固之乎對曰有之國  
 之將興其君齊明袁正精潔惠和其德足  
 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  
 民聽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



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怠荒麤穢  
 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  
 攜貳民神怨恫無所懷依故神亦往焉觀  
 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或見  
 神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  
 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禱杙次於丕山  
 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  
 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鄩是皆明神之志  
 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  
 是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  
 以儀之繇是穆王焉實照臨周之子孫而禍  
 福之繇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誰受之對  
 曰在號土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  
 神謂之逢福淫而得神是為貪禍今號少  
 荒其亡乎王曰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  
 今其胃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繇是觀之  
 不過五年是史過之語異於春秋之不語  
 也故有借神惟以劫慾者史過是也

晉文公之初入也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  
 史與錫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  
 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朝命於武宮設桑  
 主布几筵太宰泣之晉侯端委而入太宰  
 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  
 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  
 之以宴好內史與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  
 善也其君必霸逆王敬命奉禮義成敬王  
 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  
 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以觀忠信仁義也  
 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  
 均分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  
 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  
 何事不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其能禮矣  
 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其善之王從之使  
 於晉者道相建也先是內史過錫晉惠公  
 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王卑拜  
 不稽首內史過歸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

無後且呂部將不免史過曰昔者先王既  
 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  
 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  
 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  
 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猶恐  
 有失墜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擊幣  
 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郊之為令聞  
 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  
 流在裔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  
 墨之民而况可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  
 也而得其位疊疊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  
 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隣陵其民而卑其  
 上何以固守夫執王卑替其志也拜不稽  
 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  
 恆象任大亨重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  
 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太臣享  
 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將及焉八年晉侯隕  
 於韓懷公殺而甥芮與於難故曰威儀所

以定命也知禮而後知命若史與史過者  
 知所以定命矣

定

王八中使劉康公聘魯發幣於大夫季文

子孟獻子皆儉也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

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

乎未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殫

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

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

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

所以和民也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

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

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

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

懈以共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

憂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

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而

徹下堪其任所以令聞長世也今二子者

儉則能足用矣足用則族可以庇二子者

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廣其  
 身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  
 門之位不若未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  
 君未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  
 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  
 壽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  
 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未孫  
 宣伯亦奔齊故王季子知命亦所謂知刑  
 者也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  
 卿卻錡見單子其語犯卻欒見其語迂卻  
 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  
 言及晉難及卻欒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  
 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當之乎魯侯曰寡  
 人懼不免焉今君曰晉將亂敢問天道乎  
 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  
 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始必既者也  
 夫君了日以定體足以從之足以觀其容

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日今魯侯  
 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日其心  
 必異矣日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  
 國之大事也國將无咎其君在會步言視  
 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  
 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  
 離其名夫日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  
 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  
 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卻  
 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  
 矣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腊壽今卻伯之語  
 犯未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揜  
 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  
 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  
 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  
 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隣於不修必  
 受其福今君偏於晉而隣於齊齊晉有禍  
 可以取霸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

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  
 歸乃逐未孫僑如明年晉殺三部又明年  
 晉人弑厲公齊人殺國武子故遠於禮則  
 必近於刑近於刑則必遠於命王季子單  
 襄公非知命也亦曰知禮而已  
 然則端木賜可謂知命乎定公十五年春  
 王正月邾子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  
 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  
 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  
 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  
 朝祀畏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  
 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  
 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王其  
 先亡也故命禮刑此三者相為終始也有  
 是三者以坊其不足則春秋其至矣

去亂章第二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  
 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  
 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  
 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魯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左氏曰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  
 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遂惡之愛其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  
 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  
 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  
 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今京不都非制也君將不堪公

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  
 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  
 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  
 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  
 貳於巳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  
 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  
 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  
 為巳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  
 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  
 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  
 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  
 叔段入於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  
 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  
 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  
 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公羊氏曰克之  
 者何殺之也殺則曷謂之克大鄭伯之惡  
 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毋欲立之已殺之如  
 勿與而已矣穀梁之說猶是也夫公殺則

未知春秋之意也春秋之意以越禮自下  
 坊德自上節情而止亂君子之事也叔段  
 欲京則與之京欲貳則與之貳無禮以止  
 之則猶之教驕亂者矣教驕亂而後克之  
 則幾乎恐不克之也夫是為三桓而發也  
 夫子以叔段起三桓以鄆起邠與費圍成  
 之不克亦夫子之所憖也夫子將筆之書  
 又與二三子討論其義丁寧於坊表之始  
 故坊表記者春秋之開塞也得其三坊而  
 春秋之義燦乎著矣

隱公四年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二

左氏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  
 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  
 公莊姜以為為巳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  
 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

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  
 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既夫寵而  
 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  
 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  
 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効逆所  
 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毋  
 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  
 可桓公立石碣乃老於是州吁弑桓公石  
 碣亦遂殺厚也故左氏之為傳深達於坊  
 記之義也小人之約至於盜盜至於尉止  
 齊豹公孫翩陽虎刑之所得而誅也小人  
 之驕至於亂亂至於叔段州吁刑之所不  
 得而誅也刑窮而後兵兵窮而先王之禮  
 教道命皆盡矣故鄭衛之詩春秋所為坊  
 始也  
 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  
 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

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夫名以  
 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  
 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  
 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  
 始埤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  
 亂故封桓叔於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  
 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  
 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  
 分親皆有等哀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  
 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  
 从乎惠之三十年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  
 不克晉人立孝侯曲沃莊伯又伐翼弑孝  
 侯其後曲沃卒有晉詩所為賦椒聊也故  
 左氏之義與坊表同旨也

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毋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歸以告公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秦公子亦可謂驕而能降者矣何令圖之有

襄公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氏曰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

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境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尸棄疾不可三日乃請許之其徒曰行乎曰吾與弑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苑甚矣棄疾之似張宗魯也追舒之罪未至苑故春秋不去其公子而存其大夫棄疾不以尸謝楚而以苑出其父是則與於弑父者也然而楚子可謂能制矣先是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苑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瑕疵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苑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而不容於鄭故如楚先子亦可為能制矣然而無當於禮知禮者其唯齊晏子乎左氏曰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

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民歌舞之矣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齊之不知禮者其唯慶封乎

### 襄公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

左氏曰慶封伐內宮弗克及陳於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悅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勾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始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熾旃夫穆子則庶乎知命也命者天所坊慾也

### 定公十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左氏曰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籀而告之史籀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籀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率衛侯始惡於公叔戌戌又欲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故曰約斯盜驕斯亂以文子之文也而不能庇其子其道不足以制富貴之故也制富貴則可以制亂矣

### 已畔章第三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  
 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  
 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坊民諸  
 侯猶有畔者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氏曰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  
 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  
 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  
 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  
 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李氏  
 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  
 倍征之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  
 使盡爲臣不然不舍是穆子之盟之也穆

子盟之而曰使盡爲臣何也臣有定祿者  
 也政無定祿者也子弟亦定也政無定也  
 季氏樂其無定者以要於仲叔仲叔執其  
 有定者以要於季氏則盟詛相挾矣季氏  
 於是則必有悔也曰吾以一軍從政行李  
 賦役之不供而臣子弟受祿於二家又曰  
 取之公也二子得其名吾不盡其實則其  
 改作無怪矣貪亂荼毒必自此始也是所  
 謂必畔之道也然則魯舊有三軍乎曰二  
 軍二軍則詩謂公徒三萬何也曰二軍之  
 數二萬五千人侈言之也曰紅之蒐革車  
 千乘千乘之卒七萬五千人而曰不足三  
 軍何也曰天子六鄉六遂得十二軍只用  
 六軍大國六軍只用三軍魯賦之實八百  
 乘不足三軍自隱公以來取郟取泐滅項  
 取須句取向取根牟取緝取鄆浸大矣以  
 事盟主則毀乘而損賦以張其國則加乘  
 而益軍故入鄆入郟者季孫之志以爲若

臣若子弟若弟非季孫之志也然則季氏之臣子弟孰王之曰三家之臣子弟皆自主也而孟叔以給於公兩半而一全猶之三分公室公與孟叔兩而參之故云五分而公得二者過也於是三家之富皆三百乘而季氏倍征富於周公然則季氏倍征而民歸之何也曰已則蠲征倍征其於周公者也

###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曰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其後公室遂無臣也然則叔孫氏使盡為臣而曰臣其子弟何也曰叔孫之臣子弟則猶之盡為臣也父兄臣而其子弟焉往乎然則季氏之毀

中軍何也曰中軍當政於外二軍當賊於國毀中軍則四方有事二子皆均之然則作二軍而後叔孫豹會伐秦叔老會伐許仲孫速會向仲孫羯侵齊何為其不當政乎曰是命大夫之事非徵賦之事也詩曰王事壹埤遺我惜乎叔孟之不講於王事也然則季氏其中軍乎而稱左師何也曰以名與孟氏而實以自與也公羊子曰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是則二亦有中也可毀而中不可毀故季氏之軍未嘗毀也

### 定公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氏曰仲繇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孫氏將墮費公山不狝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比追之  
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初邱馬正侯  
紀以邱叛入於齊叔孫請於齊歸乃墮之  
費之墮則為陽虎也陽虎囚季桓子將享  
於蒲圃而殺之弗克出謹陽關以叛故邱  
費之墮叔季自墜之成不自墜則魯莫之  
敢墜也公羊子曰曷為帥師墮邱帥師墮  
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  
兵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夫  
仲尼則猶取之祭仲也故仲尼以天而用  
人以禮而當命  
晉獻公始作二軍及文公被廬之蒐始作  
三軍卻縠將中軍部臻佐之狐偃將上軍  
讓於狐毛而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  
是三軍者亦足以霸矣清原之蒐作五軍  
以禦狄及魯成公三年景公始作六軍其  
舊三軍者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上會

將上軍部克佐之趙朔將下軍變書佐之  
其新三軍者韓厥為新中軍趙盾佐之鞏  
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驪為新下軍趙  
旃佐之賞鞏之功也於是晉有十一卿成  
公十三年與秦戰於麻隧十六年與楚戰  
於鄆陵猶用四軍雖晉悼公再霸舍二軍  
猶用四卿綿上之蒐雖輟新軍未之變也  
至昭項之世而六卿始專狎主夏盟其後  
知氏與韓趙魏四卿共滅范中行而分其  
地率為三國列於諸侯故晉之分合如其  
國制則文景悼三公之為也故二公者教  
畔者也

定公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氏曰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  
百家吾舍諸晉陽邯鄲人不可趙孟怒囚  
邯鄲午涉賓遂殺午也以邯鄲叛趙人圍  
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

姻也不圍邯鄲將攻趙氏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既者苑為後可也趙鞅奔晉陽范中行以晉人圍邯鄲是則趙鞅未為叛也趙鞅之叛為欲富也請備俘不與公圍邯鄲不與公入晉陽不歸於公則將誰歸乎

###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氏曰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梁嬰父寵於知文子韓簡子惡荀寅魏襄子惡吉射欲以夷臯代吉射嬰父代荀寅知文子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既者苑載書在河今三臣始既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勇多奉公以伐范中行氏不克遂伐公國人敗之奔朝歌荀寅士吉射則叛矣叛猶之爭卿也欲富之與欲寵孰多乎故晉陽之與朝歌異情而同辭蓋自三郟欒初而後其為叛者

猶是矣而獨以朝歌為君側則與於晉陽之邊也

### 成公十有四年秋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

### 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曰宋其公既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而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司君臣之訓今公室卑而不能正罪大而不能治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以為不可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反必不敢即討猶有戊在雖亡不偏乃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蕩氏華喜公孫師乃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

帶魚府出舍於睢山華元亦止之不可冬  
 十月又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  
 得入矣馳而從之則決睢溼閉門登陴矣  
 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奔楚華元使向戌為  
 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桓族之亡則亦寵祿過也以五世之公族  
 為四卿二大夫而猶不自戢至於卑公室  
 殺及公子可謂眾而不寧者矣然則宋之  
 有六卿禮與曰禮也商政與客各因其舊  
 然則亦有三軍與曰軍出於乘乘出於甸  
 三百十六里而出車千乘從此而降不及  
 二軍宋之淫威則亦其澤存焉耳

昭公二十有一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

入于宋南里以叛

於是華向之族亦皆八九世矣而世執國柄鬼閭之戰華向奔陳華費遂為大司馬

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  
 御士惡之譖諸公曰貙將納仁人亟言之  
 公不可多僚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姬如  
 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人告司馬司馬歎  
 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不能殺以辱君  
 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華多僚之徒不  
 勝忿殺多僚劫費遂以叛召諸亡人入於  
 南里以叛冬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公欲出  
 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不能送亡君請  
 待之齊烏枝鳴戌宋謂曰用少莫如齊致  
 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  
 從之華氏比復即之厨人濮以囊荷首而  
 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蓋自魚  
 石子山以來華向之族三世再叛皆殺公  
 族質公子十數年未已也民之貪亂寧為  
 荼毒是之謂與

昭公十一年夏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氏曰楚子城陳蔡不羨使棄疾為蔡公  
 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  
 子莫若父擇臣莫若君鄭莊公城櫟而致  
 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  
 仲焉至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  
 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  
 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  
 口鄭京櫟實殺易伯宋蕭亳實殺子濟齊  
 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繇是觀  
 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  
 也又明年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  
 蔡朝吳帥陳蔡不羨許葉之師以入楚楚  
 靈以是卒于乾谿  
 昭公二十三年冬楚瓦囊為令尹城郢洙  
 尹戊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  
 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  
 結其四援民御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

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  
 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  
 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亡何待夫  
 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  
 明其伍候信其隣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  
 完其守備不僭不貪以待不虞又何畏矣  
 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  
 駘骨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  
 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定公  
 四年瓦囊敗於柏舉吳人五戰而遂入郢  
 則以子常之貪也奪唐蔡而殺郢宛以不  
 和其人民不然雖子胥之智無所騁之不  
 先楚之智者其惟薦賈乎僖公二十七年  
 楚子將圖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  
 不戮一人子王復治兵於薦終日而畢鞭  
 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  
 酒薦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曰不知  
 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王曰以靖國也靖諸

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王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之事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魯之三家皆過三百乘而卒見奪於盜晉宋之六卿則自相盜也盜乘而盜奪之又何責焉

章別章第四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

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穀梁子曰禮天子諸侯黜聖大夫倉士黻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楹斲之礪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楹斲之礪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刺楹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非正加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左氏曰秋丹桓宮之楹春刻其楹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其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御孫所謂大惡何也謂其亂天子之典無所章別以教民儻也雉門兩觀則亦猶是也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礪之張老夕焉不謁而歸文子趨問之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礪之加密石焉諸侯礪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礪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礪者不仁者之為也趙文子則庶

乎章疑者矣

###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此細事也而春秋謹識之御孫曰男贄大者王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繇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公羊子曰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穀梁子曰禮大夫不見夫人大夫國體也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夫大夫宗婦有異於夫人婦者乎別而又別之甚矣穀梁子之別也

### 襄公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左氏曰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

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詞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有讓則從不讓則衡孫文子衡者也  
 號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丈夫矣抑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

昭公十六年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恪孔張後至立



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  
 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  
 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  
 禮夫猶鄙我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  
 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顛  
 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  
 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不知僑之耻  
 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  
 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立於朝  
 而祀於家喪祭有職受賑歸賑其祭在廟  
 已有著位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  
 之故為禮者無它修其坊而加讓焉若此  
 而已駟氏之後有駟秦者富而侈嬖大夫  
 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  
 之國參曰詩云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不守  
 其位而能久者鮮矣書曰車服以庸車服  
 者先王所以教讓也  
 魯哀公之末年公子荆之屏嬖將以為夫

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  
 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  
 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于南自  
 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  
 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  
 子國人始惡之故疑微之際不可不別也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定公八年冬從祀先公

公羊子曰從祀者何順事也文公逆祀去  
 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言大章疑別  
 微之無人也文公二年夏父弗忌為宗伯  
 尊僖公明言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  
 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  
 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  
 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  
 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啻宋祖帝乙鄭

祖厲王猶尚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  
 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  
 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及  
 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徂皆不得  
 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  
 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  
 桓以季寤夏季氏以叔孫輒夏武伯已夏  
 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  
 僖廟然則是五叛者之為順祀也而曰叛  
 者五人何也曰祀者非五人也祈者五人  
 也祀則有公三卿焉而五人祈其從違曰  
 是眾與我也然則昭公之先已祀乎曰安  
 得不祀葬必有主主必祔於廟不廟則必  
 自為廟也然則墓道之南不幾於別廟與  
 曰別廟必書以煬宮武宮而猶書之亦未  
 有置於毀廟者也以榮駕鵝之言中於伎  
 心於主祔亦可以已也且是孟懿子則亦  
 為政矣生事葬祭則亦嘗聞之矣孟懿子  
 以是明禮而五人者以是明亂然則是大  
 禮也而不書禘事與日何也曰略之也季  
 孫以侵衛初歸陽虎志在於亂孟氏築室  
 於門外其於上日誣士皆略之矣夫徒有  
 其舉焉而以亂終辛卯壬辰則無所置日  
 也置日則無所置蒲圃者矣無所別之而  
 猶以別各故聖人貴別也

盍旦章第五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王尊無二上  
 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  
 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  
 盍旦尚猶患之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桓公十年春王正月

桓公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櫟

公與夫人遂如齊

穀梁子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耳然則元年之王以為謹始十年之上以為舉中末年之王以為謹終與曰固也固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無王者九十有九何也口歷法之過也有春而以王治之亦有春而不以王治之治

者頒不治者不頒亦不可知也然則其為誅弑道者何也曰雷霆之憲時當焉耳天道之不察察也使人問值之而喟然以思然則毛伯之錫文公稱王以天榮叔之錫桓公去天稱王何也曰桓有罪不討無功足錄生而宥之沒而錫之謂可以省焉耳然則春秋之於王無貶與曰王也何貶之有家父求車而猶曰天王故孺葛之戰河陽之召春秋之所諱也叔帶子朝之難而王不以是去天則終無所去之矣至於王猛而後書名春秋之義蓋於是絕也然則春秋不以天治王以王治天下與曰小察者大迷體大者不細春秋之所貴者在於以霸尊王不以王與霸在於以人與楚以子命吳以地呼越也至於越而絕矣春秋之所不絕者以一日命天以一王命天下

僖公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氏曰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耆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齊侯雖未朝王則猶知有王也下拜登受是齊桓之正也

僖公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

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濫

天王狩于河陽

公朝于王所

左氏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公羊子曰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語曰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屯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大地無逢其灾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苑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駘灾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改玉改步叔父若能光昭大德夏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如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而叔父有地而遂焉予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文公於是若不知有王矣而猶知有王是晉文之譎也

### 宣公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

#### 夏楚人侵鄭

左氏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

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罔魘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鄆十世三十二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及後楚子虔又欲求鼎於周而驟沒於乾谿故楚子可謂知欲而不知命也若宋襄公亦是也

### 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

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  
 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夫是亦所謂  
 命也莫為而為之莫致而致之亦曰修德  
 而已矣舍德而力力則不競以退以墮亡  
 王之後而欲爭中夏之諸侯是猶有遂鼎  
 之心也孟之會公子魚曰禍其在此乎若  
 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是命之不足以坊欲者也

哀公七年夏公會吳于郕

左氏曰會于郕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  
 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  
 不亦可乎景伯曰昔趙鞅貪而棄禮以大  
 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  
 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  
 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  
 數也今棄周禮而必曰百牢亦唯執事吳

人弗聽景伯曰吳降亡矣棄天而背本不  
 與必辜疾於我乃臨之故禮以坊德刑以  
 坊淫命以坊欲自桓文以下皆未之有也  
 譬之盍且其以昏號晝者也  
 然則春秋楚子書率不書葬惡其僭也天  
 王之崩或志或否或葬或不葬何也曰以  
 責魯也穀梁子聞之沈子魯人有喪周人  
 弔周人有喪魯人下弔周人曰固吾臣也  
 使人不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  
 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是何為  
 者也曰言夫周魯之并有喪者也周魯并  
 有喪周通四海得以卹下弔於魯魯守一  
 境不得以越殯弔於君謂其君親往也君  
 皆親往而周匱矣周匱則必以喪謝諸侯  
 故天子遣人以問諸侯諸侯不得越境以  
 赴天子故天子有喪諸侯就其朝廟為位  
 而哭斬衰苴杖七月而除之以功衰治三  
 年之喪然後即吉天子葬望道而哭哭而

後相弔也相弔而後治事故遇天子之崩葬而或以禮或不以禮則書不書異文變質各相副矣春秋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禮問及於諸侯魯皆為之禮自崩而葬無逸禮者春秋曰是知有王也為之書王猶之書禮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其葬禮則已泯矣葬禮之泯自隱公始也

隱公三年春三月庚戌天王崩

秋武氏子來求賻

未賻則且葬也已七月矣而魯賻不至不得曰討而得曰求求而得之亦不得曰禮也故平王崩而不葬

僖公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于葵丘

是七月矣宰不得蒞事於周則諸侯不得就哭於位聞其日矣致壇而哀哀而後行事不然不書故惠王崩而不葬謂有盟主存焉責盟主而不責魯

成公五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襄公二十有八年冬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明年夏秋以晉命城杞是皆責盟主也然而伐宋城杞未害於致葬禮也則魯與有過焉曰先後之異時也魯不得畫禮焉魯不得畫禮則桓王之七載猶且書之故曰

魯與有過也然則魯如之何曰魯即不奔  
 王喪猶以衰墨守於周公之廟  
 莊公十二年莊王崩春王三月紀叔姬之  
 歸則猶書王也以王表月而不以崩表王  
 於是夏四月無事柰何其無天王之事也  
 夫獨為責王者乎春秋無責王者也  
 莊公十七年僖王崩五年之間有兩王喪  
 霸役未起戎慝未作宗國輯寧京師晏然  
 於是四時無事有它國之細事焉何為其  
 無天王之大事也  
 文公十四年頃王崩春秋二沒王不廢王  
 月王月則不廢王崩則廢之謂是佚簡也  
 於是則我多事矣春伐邾夏盟於新城秋  
 至自會冬齊執單伯然猶未可以廢天王  
 之事也故春秋之責魯莊公甚於其責文  
 公也詩人之誦魯莊公甚於其誦齊襄公  
 也父子之道衰則君臣之誼絕猶之月見  
 於晝則書日可廢也言日不可廢亦無所

見日矣  
 然則楚赴晉喪又執楚喪而不可以奔天  
 王之喪何也曰未之聞也支子出封於外  
 非王命不赴京師朝聘以時值有大故從  
 事於羣公之後奔喪之禮則未之學也郊  
 國聞喪則卿士大夫書之矣卿士大夫奔  
 走於蜃妻之下則未之敢書也執紼之及  
 晉梶茲之及楚則不得已也然則諸侯之  
 歸楚如何曰六王二公則楚已擇取之矣  
 鄭蔡陳許不乘其車者則猶在諸侯之位  
 也猶在諸侯之位則王之如何曰舉子男  
 見公之禮就降階焉而已滅國之後託於  
 臣妾則典籍去之矣

定公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

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



子滕子薛伯杞子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  
侵楚

十四年二月楚公子結滅頓

十五年二月辛丑楚子滅胡

哀公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是去召陵之會甫踰十載而盟主叛盟歸  
命江漢何也曰韓魏趙氏將分公室而釋  
憾於楚以弱天下之諸侯左氏傳曰楚人  
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取申公壽餘  
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  
闕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  
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戎蠻氏蠻氏潰蠻  
子赤奔晉陰地司馬取起豐析狄我以臨

上雒左師軍于蒐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  
陰地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  
將不瘳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  
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焉  
能惡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  
袞田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十蠻子聽  
上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舟楚師于三戶  
司馬取致邑立宗焉誘其遺民盡俘以歸  
晉之不競則不自是始也自厥懋之會始  
也厥懋之會八國救蔡不遠而歸以為首  
范不睦內變方蘊守士燮之智以待楚斃  
無責焉耳於是趙孟為政韓魏從之而效  
楚之趣誘人之若以歸命於楚夫非竊國  
之盜而誰復為之乎穀梁子曰其言歸于  
楚何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京師楚則遂  
王楚矣蓋中國之王楚自是始也

昭公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

殺之于申

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是蓋稱誘也晉誘蠻子赤而不曰誘何也曰歸重於執執重於誘舉重焉耳然則不書趙鞅士蔑而曰晉人何也曰歸楚者非獨趙鞅也非獨趙鞅則將盡外國而人之何獨晉人也故趙鞅者所謂盡且之鳥也然則召陵始會齊桓公不卻江黃亦不救江黃召陵終會趙孟不卻胡頓亦不救胡頓夫猶有霸者之意乎曰是荀寅之意也荀寅死而後趙孟用事趙孟之誘執蠻子甚於荀寅之取貨於蔡也取貨於蔡而中國叛誘執蠻子而蕃服叛中國與蕃服皆叛而楚始坐王楚坐王而三晉始分故春秋誅楚之意則將盡於此也然則晉納蠻子而楚破武關以取陰地晉將如何曰楚之畏吳猶晉之畏楚也吳能以相舉人郢

楚不能以少習入晉然且君子不以勢易德不以險易信

哀公六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率

左氏曰楚子在城父將救陳上戰不吉上還不吉上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不如死也其一死讎乎命公子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楚子有疾庚寅攻大冥率于城父子問還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立越女之子章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禁之可移於合尹司馬楚子曰除腹心之疾以寘諸股肱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禁也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

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名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子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宐哉夏書曰維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繇已率常可矣夫夫子亦與楚子乎夫子之與楚子謂楚之不郊也楚之不郊猶盜藏而舍其帷幕也杞宋魯之郊猶主饋之用祭器也然則赤身夾日之祥何也口是月也其周正中西七八月之間乎日在於翼軫鞠尾之墟赤青從之其國有火亦有大喪爰及大兵於是吳入楚楚子歿於城父則謂是占也然則齊景夢與二日搏而不勝不謂吳楚乎曰齊景之夢不如呂錡之式也夫齊景者亦猶之盍旦者也

遠害章第六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隱公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先期也公羊子曰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先是四年秋書翬帥師左氏曰疾之也貶之疾之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則不去其公子何也以隱而疾之疾其仇以桓而親之親其故夫以公子而逆女異於公子而同車者乎甚矣魯之不嫌也不嫌不嚴故周公之後以內篡多聞

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癸未公子牙卒

公羊子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柰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將焉致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容得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于魯國牙從其言而飲之無僂氏至于王堤而死

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

閔公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子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發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於僕人鄧扈樂鄧扈樂者即左氏所謂圍人犇也甚哉公羊子之怨也獄有所歸而首斃者可免乎夫季及不能誅兩公子也季及不能誅兩公子而春秋兩釋之一曰公子牙二曰公子慶父何也曰弑者之不去其公子也以爲藉也曰微公子不弑矣至於公子牙聖人猶有輕典曰已服之矣其其時日若可告於廟者然是周法所宥同姓也

文公十有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惠伯弗止乃入仲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是仲也殺一君一公子一大夫而春秋書之若無害於國者又何以正天下曰春秋亦有所諱也春秋不諱齊莒而納魯君臣於齊莒之中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冬莒弑其君庶其夫以公子遂叔孫得臣為異於邴歆閻織者乎抑以季孫行父為異於莒太子僕者乎行父之異於莒僕則有以自白也遂得臣之異於歆織則無以自白也聖人謂吾不樂以子赤與商人庶其同視也使遂得臣行父與齊莒同視焉是亦行父之所深耻也然則罪行父者何也以季爻之所罪子牙者罪襄仲則不得以季爻之所恕慶父者恕行父也

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

于垂

壬午猶縶萬入去籥

公羊子曰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貶為弑子赤貶然則曷為不於弑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穀梁子曰為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

何也疏之也何為疏之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其卒之何也以譏乎桓也其譏桓何曰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夫穀梁子則未聞夫奚斯子產之諒也共仲未死而奚斯哭之子皙未死而子產數之令其速死仲遂之反於黃是可數矣惜乎魯之無子產也然則弑君之坊專為同姓者乎曰春秋之貴者則皆同姓也曰是專為魯發乎曰列國諸侯有弑其君者曰薨曰卒或地或不地則必以魯為詞魯之六世弑兩君兩子則與齊楚比烈也或曰是為公孫無知楚子干子皙發與齊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嫡襄公紂之無知遂作亂弑襄公楚子審無冢嫡有冢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徧以璧見於羣望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齒而入拜于昭跨之虔肘加焉子干子

哲遠之棄疾抱而入拜皆當璧楚子不於故自子昭而下遞相弑也然則誰始為之其晉獻公乎獻公之初未廢申生也使士為為重耳夷吾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公使讓之士焉稽首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離焉無戎而城離必保焉寇離之保又何慎焉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至於奚齊卓子而為公者眾矣故同姓之別不可不慎也以齊桓公之明管仲之賢也不能立一公子卒幾不得殯殯幾不得葬駝亂相尋自武孟而後孝昭懿惠五世而後定亦惟是輿服相似以嫡齒年之故也然則事有近於此者乎曰有之是在臧武仲之立季悼子也季武子欲立悼子以公彌之長也不敢主問於臧武仲武仲曰吾能立之乃請諸大夫遍獻客命

重席新罇降階而逆悼子及旅獻乃召公  
彌與之齒武仲以是見愛於季氏見斥於  
國人然幸也而不至於弑楚昭王之奔隨  
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於脾洩聞王  
所在而後從王及繇余之城藁也子西問  
大小高厚焉繇余皆曰不知子西怒曰不  
能如辭城之不知又何知焉繇余曰固辭  
之矣而吾使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  
於雲中予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皆  
曰此予所能也若脾洩之事予亦弗能也  
故為假輿服以弭亂者猶假輿服以招寵  
也臧紇假罇席以亂嫡庶之序子西假輿  
服以乘危亂之釁是仲尼之所深鄙也詩  
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  
今一者有上下之謂也

人浮於食章第七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  
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桓公十有一年秋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鄭忽者鄭昭公也為鄭世子突者何厲公  
也宋人欲立厲公執祭仲而逐忽忽不能  
讓又不能遂卒以癈死君子傷之左氏曰  
我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  
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  
有耦齊大非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  
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  
師也齊侯又欲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

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  
 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  
 遂辭諸鄭伯方子忽之辭也祭仲曰必取  
 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  
 君也弗從而卒以失國齊人所刺彼童也  
 桓公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亶  
 其明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  
 喪至於齊夫與其亂而離于禮毋寧禮而  
 離於亂乎以鄭昭公之賢也失援而為世  
 所詆譏是慶父襄仲所歸命於齊定哀所  
 入楚入越也將謂求繫得繫者之可謂智  
 乎

襄公二十二年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  
 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  
 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  
 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  
 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  
 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晏子曰善哉詩

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行焉

楚之殺子南也以觀起之富也遂子馮復  
 為令尹有寵於子馮者八人皆無祿而多  
 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  
 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還朝見之曰子三困  
 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  
 疾我也對曰吾懼不免焉何故對曰昔觀  
 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袞何故  
 不懼遂子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  
 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苑而肉骨也  
 愛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  
 而後王安之

崔氏之亂喪葦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  
 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器  
 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  
 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  
 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  
 以邶殿乃是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



宰吾一邑不受其斂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  
遷也民生享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使  
無黜媿謂之幅利利過則敗吾不敢貪多  
所謂福也於是子雅從之辭多受少子尾  
受而稍致之公公以為忠

### 襄公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

####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氏曰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  
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盟矣事未  
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公孫免餘請私討之  
敗又攻甯氏殺之子鱄曰逐我者出納我  
者死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  
使止之不可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公  
賞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  
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

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  
半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  
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故辭貴受賤辭富  
受貧公孫免餘有焉夫公孫免餘聞之晏  
子者乎抑聞之管子者乎僖公十二年管  
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  
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  
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王曰曷  
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  
職無逆朕命管仲乃受下卿之禮而還故  
管子晏子則可以弭亂矣  
穀梁子曰專喜之徒也專為喜之徒何也  
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  
弑君者也其口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  
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  
奔晉織緇郟鄆終身不言衛公羊子曰甯  
氏之將再納獻公也公必使公子鱄約之  
公子鱄不可獻公怒以鱄與逐已也不得

已而約之已約歸殺寧喜父子縛乃拏妻  
于而去之將濟於河盟曰所履衛地食衛  
渠者昧雉彼視然則子鮮之誼謂近於叔  
勝者乎謂近於季札者子三公于者皆織  
屨灌園自食其食然而叔時不與於亂子  
札遺亂子鮮則與於亂也夫子鮮其猶之  
公治者與

襄公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氏曰公還及方城季氏取于使公治周  
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于者將叛臣帥徒  
以討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  
而後聞取于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  
公謂公冶口吾可以人乎對曰君實有國  
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固辭強之乃受  
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入公治致其  
邑于季氏終不入季氏家曰欺其苦何必

使于季孫見之則言季氏不見則不言季  
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非德  
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故如公孫免餘公  
子鮮公治者亦可謂人浮於食矣

貴讓章第八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  
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  
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

已斯亡

倍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不書謂其請隧也  
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  
矣守學彌篤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  
德義先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

請使卻毅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藥  
 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  
 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卻  
 毅卒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既又使趙衰  
 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  
 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  
 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  
 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  
 又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  
 佐君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  
 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  
 胥嬰先都在乃使先居且將上軍公曰趙  
 衰三讓其所讓者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  
 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  
 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  
 先都佐之故晉臣多讓則趙文子之教也  
 虞書曰溫恭克讓又曰汝唯不伐汝唯不  
 矜其趙文子之謂與

成公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

公羊子曰鑿行也鑿行柰何不敢過天子  
 也然則必朝王矣而不日朝王何也略之  
 也諸侯之志在於伐秦鑿而入之非合也  
 公將朝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  
 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  
 焉其幣薄而言諂始請之也若請之必欲  
 賜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  
 勿賜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與也  
 議之不主寬惠不主猛毅德義而已王私  
 問諸魯果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  
 魯侯至仲孫蔑為介仲孫說與之語好讓  
 王厚賂之故曰讓賢於請先是僖公三十  
 二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  
 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  
 王曰秦師必有譴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  
 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

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既而師敗於穀是讓之賢於勇也  
 晉既克楚於鄢使郤至告慶於周見召桓公與之語以晉國之克也已實謀之微我  
 晉不戰矣欒范不欲我即強之戰而勝是吾力也吾有三伐必佐新軍而升為政單  
 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稱也非以讓也惡其益人  
 也夫人性性陵上者也不可益也求益人其抑下滋甚於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  
 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禮敵必三讓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  
 天下者必先諸民今至在七人之下五欲上之是求益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  
 醜猶不可堪况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傲之以晉而郤至  
 佻天以為已力不亦難乎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明年郤至歸不免於難受

爵不讓郤至之謂也

襄公十三年晉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於是荀偃將中軍上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於是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率乘以從於下軍禮也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其貴讓之謂乎然則晉之讓孰始之曰自趙姬杜祁始之趙姬適文子生三子請迎叔隗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固請許之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同栝嬰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杜祁者文公之次妃以偁姑有子讓偁姑而上之及季隗來又讓季隗故

班在四是生公子雍故晉人之讓亦文公之教也而教先自內毋亦鑒於驪氏之禍乎

靡笄之役部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受入

武子曰燹乎女知吾望女也乎對曰夫師

部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

耳目於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夫既

見於公公謂部獻子曰子之力也夫對曰

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

克也何力之有范文子見公曰日子之力也

夫對曰燹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

上軍之士用命燹也何力之有藥武子見

公曰日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

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上用命書也何力

之有焉甚矣晉軍之和也非讓無和蓋自

鄆陵而哀矣綿上再勸則晉悼公之力也

微晉悼公雖范宣子無以率其下

襄公二十四年晉平公嬖程鄭使佐下軍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

降階何繇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

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

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夫既登

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非死必亡

甚矣子羽之訥也為階者所以教讓也閔

子之頌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又曰紹庭

上下陟降歎家又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是周成王之讓也

### 昭公十年夏齊欒施來奔

左氏曰齊惠欒高氏皆者酒信內多怨疆

于陳鮑氏而惡之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

欒施高疆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

必致諸公讓德之本也讓之謂懿德凡有

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思義為愈義

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

長桓子盡致於公而請老於莒召子山子  
商子周而反其邑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  
皆益其祿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故  
晏子之讓分於桓子桓子之有齊國亦晏

子之教也  
晉人之執季文子也既歸聲伯往謝之部  
隼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  
辭善成叔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  
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  
國棟莫如德夫善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  
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予恐  
易焉善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  
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  
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  
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無所始為怨  
三府可為多矣其身之不定安能定人鮑  
國曰信夫吾信不若子鮑氏有釁吾不圖  
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故聲伯者

魯之良也以讓故寡怨

作讓章第九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  
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昭公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晉

冬十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左氏曰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夫所謂貴人賤已者也已則不競而侵凌邾莒使齊牛償於孤豚蒙幕之咎意如自取之然而義不及公也義不及公而數欲止公何也侵莒如楚者季孫之謀也晉既輕公則公必重季氏使晉執季氏而季氏愈得以操重於公終公之身五紕於晉而卒歸於季氏者取鄆貳楚之謀也然當成公時亦五紕於晉而權不在季氏者何曰穆伯之累諸侯之所知也至於昭而衰矣以周

公之孫車賦八百乘奔走晉楚或止或復若無當於臣妾者則亦無貴作讓矣鄭賦六百子產子皮相繼為晉而趙孟范獻不敢越其宮庭故貴人而賤已者文詞之事也先人而後已者威儀之事也必以力政尊命鎮撫其社稷則非自彊不可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貴人賤已亦不可以終訓之道也

晉綿上之蒐新軍之帥悼公欲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智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利其學不癢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內外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佐魏絳於新軍又辭以為寧司馬故如張老可謂先人而後已者矣叔孫婁之聘於宋也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

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身有禮今夫君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禮貴人而賤已昭子曰貴其身而後能及人何也言夫貴已則不敢賤人者也以貴處人則人亦貴已以賤處人則已乃愈賤矣惜乎意如之賤邪人而愈以賤其身賤其身而徒以尊晉人也

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口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離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賞公族大夫如韓無忌可謂善稱人過稱已者矣然而難乎其為過也過及通國可謂貴人而賤已者矣

襄公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顛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位遷其業韓厥老矣知鑿稟焉而以爲政范旬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以楚之競也而不敢以競敵讓故道有賤已而已愈貴後已而已愈先者讓是也

襄公二十六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

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

曹人於宋





昭公二年夏叔弓如晉

叔弓聘于晉報宣了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宏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襄公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曰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亨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譬諸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實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

孫藏知也若守官之重也故不命費子以為如禮

可託音第十

丁云利祿先施者而後生者則民不信无亡也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蒞死而號無告

隱公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柩

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蕭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柩不祀泰山也夫是謂思先君者乎

庚寅我入祀

公羊子曰死者何鄭之微者也  
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  
泰山之上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其言入  
何難也其日何亦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  
非獨我也齊亦欲之夫皆為利已而欲之  
則肯死而市生者眾矣

桓公元年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氏曰公即位修好於鄭鄭人請復祀周  
公卒易許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  
田為周公祔故也穀梁子曰假不言以以  
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許田也禮天子在  
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許田者魯朝宿之  
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  
邑也鄭者鄭伯之受命祭泰山之邑也  
用見魯之不朝於魯而鄭之不祀泰山也  
然則鄭將借生而魯將借死乎天子周公  
者諸侯所不得生而魯將借死乎天子周公

魯信言公是鄭伯之志也故鄭伯之不然  
以璧假田雖鄭人之可也是非以璧假田  
者也假魯云耳假魯則可以或矣故鄭以  
謂魯戰於天子

桓公十一年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左氏曰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  
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宋雍氏之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屈公雍氏  
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  
立突將死也執厲公而立之祭仲之不可託也  
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祭仲之不可託也

忘其君而情其身誘於人而亂人之國如  
寒沖者其亦何思乎公羊子曰權之所設  
舍死無所殺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  
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  
君子不為也祭仲借危而自生借亡而自  
存而公羊子然之何也曰探祭仲之思欲  
終與忽也而祭仲不能故祭仲猶之傅瑕  
也不如荀息石碓之正也

禧公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

及其大夫荀息

左氏曰初獻公之殺世子申生也使荀息  
傅奚齊奚齊公疾召荀息曰以是藐諸孤辱在  
大夫其名之何稽荀息曰臣竭其股肱  
之力加之以忠貞良濟君之靈也不濟則  
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荀息曰  
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

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  
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  
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  
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  
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  
之荀息立卓子十一月里克又殺卓子荀  
息死之故里克之可託不如荀息之可託  
也

桓公十一年秋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二年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二月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

衛人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夏五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宋鄭之釁何其錯也公之意皆與突而去忽去順而與逆無所罪之皆為備死而號無告然則其獨與宋何也宋既賂魯則鄭必賂宋部鼎之耗償於盧門魯無知焉耳

僖公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

于韓獲晉侯

左氏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于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申大夫既而皆借之賂秦以河外五城東盡虢略南及葦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信伐晉是以敗于韓原天下之不可託有如晉惠公者

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

衛侯出奔楚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及公子瑕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子曰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然則春秋與衛侯乎曰衛侯出曰奔楚入曰自楚復歸何為與衛侯也曰與叔武乎曰不見叔武何為其與叔武也曰與元咺乎曰舉國殺之何為其與元咺也曰罪元咺乎曰不其去其大夫終始曰衛曷為其罪之也然則其文錯然何也曰痛夫天下之先存而後死者衆也雖伯武亦未之免也

也其出也不哀其入也不迓為晉所立而無復元之心但曰有君矣使晉無所急於兄藉衛而以反以是為智者是春秋所痛也若宋目夷之守宋鄭公子班之謀鄭是也

晉人之迎公子雍也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日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之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先蔑奔秦士會從之方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於秦故如荀林父可以託矣趙盾幸而不為襄仲也幾使穆嬴哭而過市

宣公十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氏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公羊子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櫪聞君薨家遣墀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夫以季孫行父居君之喪哭未就位弔未及賓而厲言以討仲氏是將討君乎抑以自討也穀梁子曰與人之子守父之殯捐貲而奔其父

之使者是亦奔父也故偕死而號無告者季文子之逐公孫歸父是也

襄公二年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姜也左氏曰齊姜薨初禘姜使擇美櫛以自爲襯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季孫何禮之有

襄公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左氏曰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襯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櫃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

曰略諸匠慶用蒲圃之櫃季孫不御君子  
 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夫季孫所謂先生  
 而後死先存而後亡者乎然則穆姜之諛  
 未絕乎曰文姜則亦未絕也穆姜何絕之  
 有然則定嬖不殯於廟無觀不虞而稱夫  
 人何也曰無觀不虞者是行父之志非先  
 君寡人之志也於是知魯之不與文子也  
 備死而號無告是君子之所鄙也

襄公二十三年秋八月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氏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悼子愛  
 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而  
 立之中豐不對歸將盡室而行他日又訪  
 焉對曰若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  
 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乃飲  
 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

新鑄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  
 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乃以公鉏  
 為馬正溫而不出閔子馬見公鉏曰子無  
 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  
 不患無所敬恭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  
 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  
 公鉏然之敬其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  
 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又出為公左宰  
 季氏以是愛臧孫而孟孫惡之孟孫之御  
 豐點謂公鉏曰孟氏未有後苟立羯也請  
 讎臧氏孟莊子疾公鉏以羯請於季孫弗  
 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  
 入哭而出曰孺子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  
 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  
 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  
 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  
 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  
 孫之愛我美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



疾不如惡石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  
 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冬十月孟孫且葬孟  
 氏之徒告季孫曰臧氏不使我葬將為亂  
 臧氏聞戒甲而助除季孫規之信遂攻臧  
 氏臧紇斬鹿門之關而出據防而求立後  
 魯人盟之曰毋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  
 立庶又曰毋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  
 公室季孫曰皆不至此乃盟臧氏曰毋或  
 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夫臧紇之  
 罪則亦借死而號無告也死孟孫而走孺  
 子秩猶以多涕明智也是臧孫之思也

酌言章第十一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  
 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酌言小人先言舊本作約言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  
 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

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舊凡二節

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射姑出奔

狄

穀梁子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  
 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土漏  
 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  
 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柰何曰晉將與狄  
 戰使孤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  
 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  
 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  
 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始吾使盾佐女今

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  
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  
而言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  
亂其德是不如左氏之核也然而可以戒  
上不酌民言又從而吐之則彥聖有技者  
無繇而至矣

### 宣公九年冬陳殺其大夫洩冶

穀梁子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洩  
冶諫於陳靈公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  
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而殺之或以為孔  
寧儀行父殺之則亦公殺之也夫上之酌  
民言非以興讓亦以去亂耳上下不言國  
已亂矣而猶云教讓則是以亂讓也

###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

晉侯以傳召伯宗道遇重者伯宗辟之重  
人曰辟我不如徑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

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  
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正  
山川山崩川竭則君為之不舉降服乘慢  
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如此而已雖  
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如其言而  
河流孔子聞之曰伯宗其攘善乎夫伯宗

則猶之酌言者也

悼夫人食與人之城祀者絳縣人年長矣  
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問之曰臣小  
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  
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吏走問於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鄆成  
子於承筐之歲也今七十有三年矣史趙  
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矣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  
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  
不能錄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以矣武之

罪也敢謝不才使助為政辭以老使為君  
 復陶為絳縣師而瘵其與尉魯使者歸告  
 季武子曰晉未可媿也趙師曠而咨度焉有  
 有伯瑕以為佐有山趙朝多君子其可媿  
 叔向女齊以師保也趙武酌言而魯國益  
 乎勉事之而後可也此也擇能而使之馮簡  
 恭酌言之與讓亦謂也美秀而文公孫揮能  
 左氏曰子產之從政也族姓班位貴賤能  
 子能斷大事子大夫之謀謀於野則獲謀  
 知四國之為辨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  
 否又善於辭令裨謀能謀於野則獲謀  
 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  
 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  
 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  
 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是以鮮有敗事  
 故子產所謂酌言下天也施於天霖雨繇之  
 施者何也雲出於山而施於天霖雨繇之  
 滋且生尺澤之貴也

鄭人游於學較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  
 毀鄉較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  
 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  
 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  
 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作威防怨豈不遺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  
 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吾  
 將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  
 子之信可事也夫子產者則猶酌召穆公  
 之言也當厲王時使衛巫監謗以告則殺  
 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召  
 公曰是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  
 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  
 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  
 卿至於郊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  
 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  
 補察師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  
 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

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濕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故仲尼所謂酌言亦取於此也然明取之而以壅為嘗不然叔向亦無所得於然明也

楚子虔畏子張之驟諫也謂叔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具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文諫王如史老之言拒之矣公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狙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顯茲不言錄是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升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

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敷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艾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曰必交修予無予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不過一同而至於有畿甸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毋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以言取臯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懋寘之於犀兕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兕象其可盡乎而又以

規爲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日而  
有乾谿之亂故上不酌民言則視之乾谿  
矣乾谿者芻蕘之窮也然則貴人而賤祿  
尚技而賤車何謂也曰車祿者所以勸言  
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卷阿之詩曰君子之車既度且多君子之  
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惟以遂歌言夫上  
酌民言而慶賞式序者也

### 讓善章第十二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  
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  
維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舊凡二節

### 隱公五年春公矢魚於棠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會戎則不日不月謂無王也矢魚亦不日  
不月矢魚亦無王乎曰非禮也非禮則近  
於無王也然則隱公不命大夫而謹日月  
於公子彊何也曰春秋之貴讓善也貴引  
過也所以勸民而興行也左氏曰公將如  
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不可凡物不足以  
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  
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  
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  
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  
章明貴賤辨等如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  
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

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莖之加一等生不酌其言沒而禮之無益也雖然公猶未忘善也猶未忘過也進其道也亦可以勸

僖公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先年冬晉侯重耳率杞子將叛晉使告於秦晉人卜之日將有西師擊之必捷焉方秦之伐晉喪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師出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

出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蹇叔又哭而送其子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及滅滑將還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有遂興姜戎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嬴請三帥而復之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及彭衙之役秦師再敗左右皆曰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孤之罪也丙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孤實貪駝以累夫子夫子何罪爰作秦誓受責若流詢茲黃髮故如秦穆公可謂善則稱人過則稱已者矣

晉無公族為麗姬之誼也及成公立乃宦卿適子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則臣狄人也公許之於是趙盾退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屬為公族大夫趙盾其補過者乎梶園之釁為法受過未謂之引過也旄車之族君屏季而自謂狄人夫猶有趙衰之思乎故以寡怨已爭再見於經其所處過則亦有道也

宣公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楚人殺夏徵舒未足以著楚子也楚子入陳則足以著楚子矣左氏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

奔晉申叔時使於齊友復命而還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者信有罪矣奪者得毋已過乎諸侯之從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毋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壤而與之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楚莊之引善秦穆之悔過雖桓文未之逮也蹇叔申叔時二人者秦楚之著龜也

宣公十有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

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敗非一日也月而日之自晉之敗無如此日也楚既敗晉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庫收晉尸以為京觀乎楚子曰非女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來懿德肆于時夏允工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來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亡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焉待定功違民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安人之亂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甚矣楚莊之讓也以善與人以過自與自秦穆而後未有及此者也雞澤之會晉悼公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

以為榮也揚于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勦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于無所逃罪不能訓討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跪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自楚莊而後稱善引過無有如晉悼公者也

襄公十三年秋九月楚子審卒

左氏曰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



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  
 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宏多矣若以大夫之  
 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寔宓之  
 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屬大  
 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子卒子囊  
 請謚大夫曰有君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其  
 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  
 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  
 共乎故如楚其則亦庶乎自引過者矣

昭公七年秋九月公至自楚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  
 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  
 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  
 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  
 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  
 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

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鮪於是弼於  
 是以餽予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  
 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  
 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  
 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  
 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故唯孟僖  
 子為知過知善也不知善不知過而稱善  
 引過無益也  
 韓宣子聘於鄭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  
 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  
 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  
 幾求晉國未可以貳若屬有讒人交鬪其  
 間鬼神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  
 何愛於一環以取憎於大國也子產曰吾  
 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  
 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  
 患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  
 其位之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

其求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它日  
 韓子私買諸賈人既定矣商人曰必告君  
 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子產又以為不可韓  
 子乃辭曰起不敏敢求王以微二罪夏四  
 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皆獻馬焉而  
 私覲於子產以王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王  
 是賜我王而免我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如  
 韓起者亦自知過也以善與人以過與已  
 如是以行於天下無往不得龜筮也是仁  
 者之要務也

作忠章第十三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  
 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内女乃順之于外曰  
 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善稱君而過稱已何義也春秋之法不以  
 人善不誣人過不以善奉人不以過貶已  
 亦本於仁恕敬嚴先内而後外而已善則  
 稱君過則稱已其謂叔孫豹公姑之行與  
 非謂叔孫豹公姑之行也謂夫元嘔之訟  
 衛侯季孫之訴昭公入不可告於内出不  
 可順於外謀猷内匱而否德外聞者也春  
 秋之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皆無競也  
 詩書之有詭詞詭而正春秋之有隱義隱  
 而嚴正以導君上嚴以治臣子各有所取  
 之也夫謂季札子之義與出聘諸侯正於  
 四方而不道其内惡

隱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

秋武氏子來求聘

言夫魯之不聘也穀梁子曰歸死者曰歸  
 歸生者曰賻歸者正也求者非正也周雖

不求魯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  
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  
譏之穀梁子之論則是也其交譏之則非  
也君臣之義信無交質疑無交譏同善而  
臣取微同過而臣專多天王之崩五月矣  
而魯賻不至乃使王人求之天王何過之  
有然則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賻  
無與分過者過不在天子與口於是平王  
老矣魯侯所謂宗老也周室既遷魯鄭是  
賴成其所讓愛其所親聲子不爲嗣夫人  
則仲子爲嗣夫人趙姬之下隗氏春秋不  
非則何爲其非之也平王亦若曰予一人  
且老矣卹死而厚生亦宗國之義也而魯  
侯不復浸及二年有求賻之愁詩曰叔兮  
伯兮衰如充耳魯隱公之謂也夫春秋則  
猶不非其公也

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

以歸

以歸者何歸乎歸戎則魯當討戎歸魯則  
魯當自討也魯不討戎又不自討則是戎  
魯也戎魯者謂有潛唐之盟存焉而穀梁  
子以爲戎衛則猶薄之乎戎衛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於是桓王之立七載矣而公不朝周其不  
朝周者何曰吾以攝則不得以諸侯見不  
得以諸侯見則不得以諸侯致討然而會  
盟之事公固以諸侯自與也以諸侯自與  
天子亦因而與之來聘不來錫命則猶之  
乎半與也而公得以辭曰桓少云耳少固  
足與於弑矣故曰天子無過而諸侯無善  
也

桓公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之立於是三年矣惠公仲子之聞則亦可以報也凡朝聘禮幣各有典章重幣置於侯國則彝供乏於天府雖管仲子產未之能正也魯又無宰焉故使善獨專於天子而過獨專於魯國也然則魯桓弑君天子不能討也又使宰來聘天子獨無過與曰天子何過之有舍御立戲則宣王行之舍聲子命仲子則平王行之立君致聘則猶王府之舊也天子何過焉夫將有鄭之既乎鄭不朝王王得而討之魯不朝王王不得而討之以聘為討王亦有所不得已也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伯叛王而猶畏於齊魯齊魯者甥舅伯叔之與也齊與鄭如紀則上不得聘必

魯是非禮聘也間年而至以卿大夫之不開告於伯氏伯氏與王則勝在王伯氏與鄭則勝在鄭伯氏中立則王鄭兩競衛陳蔡何力之有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同魯桓公之謂也

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家父來聘王后也祭公來逆得遂事也禮卜后使魯王之魯宗國之長凡蕭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凡伯之聘祭公之來皆禮也其取女於紀則未為得也取紀之未為得何也齊紀惡也鄭始叛周與齊襲紀襲紀不克而取后於紀則齊必重惡於紀

紀以后故又必取勝於齊則周有弱后之累無疆諸侯之奉詩曰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家父祭公之謂也然則夏八月雨雪何也口是陰陽之事非王諸侯之所治也

莊公元年夏單伯逆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王姬歸于齊

榮叔之來錫王不稱天是為王有過與曰王何過之有為鄰也而來聘若假鐘鼓焉為齊也而來聘若假玉帛焉王之取女於紀而歸姬於齊皆以親魯也且以解齊紀之怨天王何過之有然而不天何也曰通辭也亦已微焉耳魯之力不足以勝鄭道

不足以其讐齊王亦已知之矣而猶且為之視親之至也

桓公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三月乙未天王崩

車者近於明也明者乘車馬六匹文繡衣一襲覆地瀆貨則不倫求明則不祥是為天王有過與曰是何過之有大路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周室之所分魯也東遷之幾時而乘馬不入何以責江漢故周之書天王所以別楚也其為宗室之事則書王焉已別矣無所復過也

莊公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王人子突救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子曰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是得意矣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夫是則已勝天子矣王人救衛不克衛侯朔入而弑公子洩公子職放公子黔牟於周則已勝天子矣然而不書不克為公故致善於天子而殺公之過也

僖公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

公羊子曰不能乎毋也穀梁子曰失天下也不能乎毋而失天下則何以不去王正天不去王也故王之與正正之與天非義也王子帶之既蓋自惠王時而有也常祿之難急於周八麟趾之衰頽於薦國而不能事毋過督襄王諸侯偃然以觀狄鄭

之難嚮無桓文則九鼎之隕久矣天王出居鄭亦有過焉天王何過之有

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天子之就晉侯非過也晉侯受命出入二觀再拜稽首而謂晉侯之敢於召王者過也然則晉無召王與曰至温河陽而不至京師則是召王也魯則無過焉耳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

師遂如晉

聘以公朝以諸侯諸侯朝報以公以是為善也然而非其志也則亦諸侯之過也

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自平王以來五王矣桓王之崩六載乃葬以待天下之諸侯天下諸侯無有至者惠王之喪逾年乃計以待天下之諸侯天下之諸侯亦無有至者僖公之薨方三月而叔服啣命已儼然至矣為天子者亦何過之有然則文公之立初未錫命者與古者諸侯計於天子天子遣使立子於殯宮之側然後立於賓階受弔就位桓公生未有命沒而後命之文公已葬而後册命則循未為晚也諸侯已媮弁髦王室崛起強之芟胥命於蒲錫命之先後天王亦遲之久也久而後與之然至於桓公亦可以已矣

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榮叔者榮夷公之後也榮夷公與虢石父比而亡周五世屬絕猶為卿士楚則未有是族也以為再見從王焉亦無所貶使以賵妾為不可則未見為君毋焉而妾命之又何以命於妾子而為嗣君者也故榮叔之納王猶王之納於榮叔也

宣公十年秋天王使王子來聘

是年也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仲蔑聘於周王季子之來故為報聘也禮失於諸侯而不失於天子夫以周定王之明也劉康公之能也王孫滿之敏也一言而折江漢之師循以是聘問不失之為多過則亦難乎其為守府者矣

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戎數與周為難邲垂之後甘大夫乘而敗之將復報周於是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戎還劉康公將遂伐之叔服曰不可背盟而欺大國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棄之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買戎三月敗於徐吾氏如是為天子之過乎為王季子之過乎或謂天子之懦也使王札子殺毛伯召伯於是羣子各自為政劉季子代戎而王不馭夫使戎伐王而王無以報者誰乎非晉必鄭非魯必衛也公羊子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買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蓋若自敗者然則曷為不言瑕嘉敗之瑕嘉則猶之祝聃者也

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是簡王也錫誰為成公也天子不錫公命公亦自與也故從而錫之天子於是易與矣將謂過在天子乎哉

襄公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夫是則過在天子矣自天子之家言之也家人之九五是天子也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其上宗廟也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靈王之弟僭季卒其子括將嗣服見王而歎單愆期曰身乎是欲王矣入告王曰是括也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景王立僭括謀立王子佞夫遂圖蒞逐單愆期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蒞甘過鞏成五子殺佞夫括與瑕奔晉故殺佞夫者非



王也而王受其名王以睽反於家人也不  
如反身終王之身而王室乃亂世無盟主  
子朝崩離黃父之盟不診厥孽率使尹召  
抱冊入楚夫獨景王之過也乎

昭公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

是秋大雩將逐季氏也公為公果公賁與  
邠氏主之公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  
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公  
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  
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于長府九  
月戊戌伐季氏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  
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  
罪于沂上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秉  
亡弗許子家子曰許之政之自出久矣隱  
民多取食焉日入愿作弗可知也邠孫曰

必殺之俄而叔孫與孟氏之徒皆叛遂代  
公徙于家子曰余不恐也遂辭墓孫于齊次  
可止矣公曰余勸公如晉不聽叔孫姑自  
于陽州子家子勸公歸公徒以為為不  
闕歸責季孫勸也衛獻公之暴有孫文子  
可昭子遂祈苑也衛獻公之暴有孫文子  
公子鮮而卒以反國以昭公之嫺也得子  
家羈叔孫姑為之左右而卒以沒於乾侯  
悲夫夫亦有嘉謀嘉猷而莫之肯從也詩  
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如穆叔昭子審武  
歸君者矣矣伯者亦可謂以過歸已不以過

作孝章第十四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  
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

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善稱親而過稱已何謂也其為穎封人鄭  
 莊公之事與曰為申生及壽之事也申生  
 及壽未足以與於此也而與之何也君親  
 之際以過自與則必有隱隱焉而申生及  
 壽其至者也恆言不建嘉辭無文何稱善  
 引過之有其謂我莊公與詩曰毋氏聖善  
 我無令人則謂我莊公者也莊公何引過  
 之有公羊子曰念母也桓公既葬夫人孫  
 於齊懟齊則絕其母絕母則難其子齊亦  
 悔甃也謝之以彭生維之以王姬王姬卒  
 於齊而莊公為之服大功之喪大功之喪  
 齊侯所宜服之於文姜也或曰公於齊侯  
 亦宜為之大功於是功衰矣而公以意明  
 之是公所以作孝也然則許子止不足以  
 與於此乎曰許子止之法盡矣善過皆無  
 所歸飲罪而已矣是春秋之義也

敬美章第十五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

言言乃謹

是無所取於莊公也曰何無取於公也公  
 避毋黨不敢娶於齊者二十有四年及文  
 姜薨齊好將絕齊亦重絕魯也齊侯娶我  
 以高侯申之於穀申之於皂以為親之過  
 亦可以弛矣於是弛則亦無所弛之也  
 故卿迎夫人之禮則於此廢也春秋之義  
 於先公有敬有弛寬而親迎仲尼所貴終  
 春秋之世行之者一公而謂君子不與其  
 親迎則是子輩仲遂又相與旁皇於道也  
 故春秋於莊公弛者有二敬者有二觀社

也丹州覲幣也文而壞法君子弛之如齊  
 納幣也如齊逆女也質而近禮君子敬之  
 夫以莊公之聞子翬之駭四十不娶躬行  
 親迎而世猶傲然非之則君父遺行之可  
 敬弛者少矣然則春秋無討君夫人之法  
 乎曰王者無之霸則有焉王者以家人之  
 道治天下反身而威威而吉霸者以睽之  
 道治其家反目而異異而傷春秋王者宥  
 文姜之卒齊桓霸者董哀姜之喪繇是以  
 觀或弛或敬益可知矣

莊公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夫人姜氏薨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肆大眚其為文姜與猶與眾弛過也與眾  
 弛過即不言弛過吾得所以弛過者焉葬

我小君其為敬美者與美亦與眾也即不  
 言敬美吾得所以敬美者焉然則姜氏或  
 薨於齊或薨於莒至自莒何書之乎亦曰薨於齊  
 至自齊薨於莒至自莒若此而已然則其  
 稱我小君何謂也曰告於外國之辭也然  
 則何為不別而絕之曰夫人之罪未至於  
 滅祀也詩之所刺春秋不夏刺也

莊公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子曰其言日言入何難也其難若何  
 夫人不僂不可使入約然後入穀梁子曰  
 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何用不受  
 也以宗廟弗受也君子曰是無所敬之已

多乎美若其過者則亦可以弛矣曰是盟主之諡也然則盟主禁人復讎乎曰復讎之義親讎則讎之親不讎則亦不讎也王鉄柄上或束於道或束於法

僖公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

人以歸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夏五月葬我小君哀姜

左氏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從人何也弛哀姜之過也共仲弑君哀姜與聞首惡未得而賊其主毋以為重於文姜也非莊公之志也然則春秋彼之何也曰氏之不去其夫人未為重討也葬我小君則猶哀之也霸者自

霸王者自王霸者尊尊王者親親然則何以弛之曰及哭祔廟禘而致之則已過然則禘而致者謂是哀姜乎曰非哀姜也闕宮之八章曰令妻盡毋蓋謂公夫人也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婦者從夫之稱也非為從姑之稱也以姑逆婦而又加之公子則公子造亂者也以公子逆婦而又繫之姑則是姑造亂者也春秋弛其造亂者而敬其成禮者曰是夫人之志也夫人得而命之夫人得而取之若敬羸之與出姜邈不相與者使後世見之但以罪遂之以夫人也是夫人無過而仲遂過也然則季孫無過乎曰季孫者仲

遂之穀也遂其矯矢焉耳

宣公八年夏戊子夫人羸氏薨

冬十月巳丑葬我小君敬羸雨不克葬庚

寅日中而克葬

敬羸身與於亂殺子惡子視而春秋無譏焉無譏則曰不克葬克葬何也曰是陰陽之治非聖人之所治也以桓公之威也不得以霸道治哀姜而謂聖人以神道治敬羸則豈不滋過者乎

成公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穆姜不氏而齊姜有氏何也齊姜敬而穆姜弛也穆姜之弛以僑如故而於仲遂弛之何也仲遂之於僑如濟美也公羊子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貶公一體而貶夫人穀梁子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然則宣公之貶為喪娶成公之貶為不親迎無貶夫人者而曰弛敬羸與穆姜何也曰是仲遂僑如之附兼與也敬羸之婦仲遂以之穆姜之婦僑如以之婦則不同而所以之夫人一也故於同辭之間而微為致異其所致異者何曰齊姜氏而穆姜不氏也

襄公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夫是則弛敬交至也敬嬴之葬以雨奪其  
日穆姜之喪以婦奪其櫛是聖人所不討  
也聖人於宣敬其毋於襄敬其祖毋曰是  
國家之大事宗祧存焉耳微文去取聖人  
亦有所不貴也然則無改乃謹之義何也  
曰魯人所惡季文子也君方在殯而逐其  
所惡栗乎若不可朝夕者是亦孟莊子之  
所惡也君子之於孝讓致一焉耳

